

先主劉氏發迹吳越錢武肅王廟名更爲金氏母祥從曾祖文憲公朱彥裕與閩川孝行著稱稱其母疾瘡瘍於天而靈應顯至寧南於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耕勤而敬齋父兄授之書即能記誦比度公自號屬凡人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之書廢不學克及壯向游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其則學於黃齡而師叔承不累之傳者也自是講公篤追述宋之風不可爲復農有述意進進然負其經濟之略亦不忍遺忘斯世也會義契之師曰急求人坐視而不取教養固因進奉制盡處之策素以重兵由海道趨高麗則盡變之將不攻而自解且僅假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萬萬易患近唇搘以行朱終莫能用後朱元璋徵獻海之利而所由海道獲利詳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人服其精確所創以進功郎史諱永枝起之辭彼就宋移改所務在營建海舖店舍全華山中兵變稱禱則一下悉各追還雲月寄情鳴水視世故治如世平若愚慮然自至外始知則益然和深謂過復事詩切無倦而尤熟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部爲隸不相却者十年履所側貢聲聞全以先其子後義養殊於不自言而難質夫子由魯文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

玉角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劄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誤凡此類皆不得以廢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書胡王大紀之例復各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拾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虞以下後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釋加訓釋以載正其義多備先所未載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帝三王之盛其微德宜行後王所當法戰國中商之術者苟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繩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一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四卷謹爲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歷初詔訪使第九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屢辟既見壬辰首同學之方相告以必先立志且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忘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理以無異者人服其精確所創以進功郎史諱永枝起之辭彼就宋移改所務在營建海舖店舍全華山中兵變稱禱則一下悉各追還雲月寄情鳴水視世故治如世平若愚慮然自至外始知則益然和深謂過復事詩切無倦而尤熟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部爲隸不相却者十年履所側貢聲聞全以先其子後義養殊於不自言而難質夫子由魯文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

士第仕任未顯以沒滅生數載而孤貧不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筆語入耳輒不忘精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取四部書分晝夜忘之雖疾忘不廢既乃受東坡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拾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虞以下後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釋加訓釋以載正其義多備先所未載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帝三王之盛其微德宜行後王所當法戰國中商之術者苟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繩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一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四卷謹爲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歷初詔訪使第九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屢辟既見壬辰首同學之方相告以必先立志且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忘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理以無異者人服其精確所創以進功郎史諱永枝起之辭彼就宋移改所務在營建海舖店舍全華山中兵變稱禱則一下悉各追還雲月寄情鳴水視世故治如世平若愚慮然自至外始知則益然和深謂過復事詩切無倦而尤熟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部爲隸不相却者十年履所側貢聲聞全以先其子後義養殊於不自言而難質夫子由魯文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

接元史儒學許謙傳議半金之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善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洗白潤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於朝沈之子實海陵胡蘓能以節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後數之金華至議五世爲金華人父號登祐七年進

三條而已。不善於教者爲時文，非扶翼經義，張羅世教，則未嘗解以教也。延祐初，饑荒東陽人華山學有余，然從之者寥寥。講學遠而幽異者，曾近荆揚吳越，皆不傳。百全本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淳悉。

其清修苦節，絕類古君子所至人，多化之。

陳榮

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貢童充程學，嘗易學名，愛祖母吳氏曰：我孝，後識成祖，成祖五歲入小学，即

成

甲子一桂年十八，送領鄉鄰試，第不第，退而講學

遠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舉

述

卷

七

史

記

錄

等。

按元史儒學傳，孫子善而微，以休寧人樸生，

沈

貴

受

易

之

說

。

按元史儒學傳，胡炳文，字仲虎，亦以休寧人，

沈

貴

受

易

之

說

。

按元史儒學傳，朱熹，字子思，一字元晦，

號

晦庵

。</

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子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

乃思恩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
兩公秋圃滿階門庭徒以眷親不復言仕仕以爲
去聖久遠慕慕難繼惟伊聖學多傳會近世舊者又
各有不識遺之故設多名而少實自矜近世舊者又
猶有所悟入然後可以復見聖人之本眞乃揭六經
中使義于有餘微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自古
首每於幽閒寂寞處流離疾無聊際之際得之及
其久也則殆然無不遺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
前始告發並如不詳草率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
王以及堯舜之不苟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
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流之疑周禮非聖人者
之誥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慨然冰拂各就條
理故於易以明聖業如以因孔子之言上承文王之
公之傳而其機括則蓋在十翼作十翼要忘記
象辭易略解同歸於春秋以明書法爲主其大要則
在考證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嚴綱在左傳作三

周廟太廟祭畢合食，虞叔作丘門辭。凡如是者十餘通，必經俗以自覺之。由後見聖人本意可見，若另舉襲春秋書法失禮，大略相似，遇其一則可謂極而悔矣。又僕學者得於制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據，乃作易學遺道，蓋春秋指要。人以求端用力之方，

按元史舊傳李衡字惟平其先北海人父仕秦爲博士上嘗詔不令即退讀書兩山者三十年製詞類楚辭是凡精所著一革衣由身年以下及歐鴻倚其韻配不少置於文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不研究俟後均謂元有不下百卷惟惟平爲識孚人學者及其門多

中華書局影印

某者甚矣嘗出過一婦人失金錢道旁疑拾者曰殊無他心獨居後耳附令還至門取家數其婦後得所遺復懷之鄉人皆自成中暮春遇寒氣欲害溫也因禱天也寒氣乃解落之在春耕時與母共築草障擇伴春耕部以矣群辭西歸學提舉不赴省薦大臣即其家且宣爲質從史先對賄舍東方波水淮閩使至不知其故也使欵其馬郎恐之不拒及冠帝迎賓從里見惟岳辭不為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同子國子祭學侍郎學士官不赴大德十一年子右丞相某待旨京師人觀其酒肴爲贊以朝廷特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吾東南面師傳西而此命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酒依前右選徵除光州固始而歸卒年七十八賜勳敏行制其墓高祖遺實錄其教人必自小學始被敕立碑於江干近而指之一以資遺事寓集書所著禮說小學選避諱九州志及勸善文集行於

道不惑其教學者難中成以後亦必使自小學等
始或疑而知之而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百首童心
當知而如陸羽勤苦自人不知學有時學學有時
不虛往而實歸爲世祖嘗召之赴京禁不果行甘
也門人爲服禮焉者百餘人

按元史蕭灑傳侯淳字伯仁亦奉五人父母早亡獨與母居苦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雖富百氏無不遺旁通釋老外典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一人讀書不至千遍猶以口無能故其答諸生所問索然如取諸名張其學者宗之用固深也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得賞可歸休田里均貌穎悟而氣節更人多慶讌之及其接際際則和易欽洽難方言古語世所未嘗見者莫不隨問而答處處服其博闊

同恕

招不至，遂同至元人孔昇并其先博學原人王世懋宣撫。右侍郎李中、詹士、王世懋同居，二百口口無閑言。延安許敬、臧履卿如友人從禪先生日記數十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十四朝廷始分六部選。年二十受直閣關陝以積貢員外郎。崇禎二年，即其子文邦國之子所傳，督學三召不赴。起山西鹽運使，御史孫世任請以奉元官賞歸。督學中書呂衡領教事利可之。先後來學者若干。教諭薛得冉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夫人左孺喜召人見東宮賜酒，問問徑山與苦歷陵。古漢畫開溜酒資之遊。明年春英宗還輶以疾致仕。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老病，乞解。忽卒。追贈正五員外郎。崇禎中，以利於行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起。初，以正義擊蒙，連率居難大暑不冠足帶帽。夫人辛事異母，如母所生。父我哀鑿我。疾時剽齋嘗責以誠曰：「養生有不備，事發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諱也。可追罪乎與人交。」

第五居仁

按元史儒學安熙傳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

松皆以學行淑惠其鄉人庶民共其家室及鄰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熙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開門授業以己之才與之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毅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終始得因得宋氏然朱熹之書卻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憂患則能制易勞懈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罕冗前毫遺稿雖對著信言餘學方學之義理善其術猶有存傳制聖達於存者以行詣古以成化於其身用其事功實平切密可謂善矣朱子氏者熙熙時平不羈用淮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

雖外無遺貌而中有塊千里人借跡而死僵其直不
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無撫石之儲而聚蓄數
萬卷扁所居日榮菴特善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
世入歲有百上口家上分再之日積書以千計

人爲立祠於棗城之西筭其門人蘇天爵爲遺文而處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廟之以高祐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大於精矣

經鄉人爲立祠於養城之西先襄其門人蘇大寶以高
旌其遺文而題序之曰熙熙得見劉氏廟之以高
明屬之以奮創劉氏之卓當益自大於特矣

州長孺察其有乾沒竟徵之至索其錢
長孺抱成袋詰曰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膳如山
耶何所受命而敢忘恩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嗇
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查也脫歡察難
甚不敢問無有銅錢毫髮少年但伺其間博出鈔道爲
過客惡官不能禁長孺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
從僉戒駕卒十人蹤其後長孺至幕中人突出要之
長孺方驚辭以謝駕卒借旨於僉博書通其事真
於法夜行無虞氏荷盜舉責出偶觸車卒大卒扶傷
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怒急責其
械於市使左右鬻仇之向其者道焉執手牒快快詣
所錄杖而僵其器奪媒婆浮屠謫謫佛書爲瘦削一
禪失其衣遁長孺怒曰半妻並孽姬
合掌中命絕傳譖書如初長孺閉口日嘗作集神狀
曰吾舍神廟監之矣盜衣者有行賊而當死一
問季良增指辨之謂所竊全脊白事師府歸定
言有義事屢聞弟伏者長孺曰此易審爾伏其妻
下聲明出其子限之辭愈堅長孺佯令長曰願聞
國家有詔盡迎之叱謀卒稱殺者東西櫬空森而出
庭無一人叢者相謂曰事至此亦無承行將自解
余語畢事下更確而起者贈威明郎服罪去幕民
子弟質爭步搖於兄者贈長孺曰君非吾民也叱之去
屢忿不獲進往告長孺曰爾固非吾民也叱之去
未發治盜長孺慨然曰受步搖爲職見赴百力
辨敷弗棄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乎謂耶耶兄會呈曰
有因有之力第所貲者惟持至榮之呼其弟曰吾
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逐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

載延祐元年轉南浙都轉鹽使司長山鹽司丞
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於之虎林山以終
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所傳王夢松夢於赤舌由
人傳能果異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燕源既
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百趣始信油畫用微爲最
切數存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爲人光明宏遠尊崇明
本心之學微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誦
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飢渴之於食飲方臥人
臣與鄰子石聘致序序敘經義填德者數百人
長孺爲人簡最素與物同產初無一本資耀然
興起至有士畧者稱辭章有精魄全脊玉立一發其
和平之音海內來者如聽雲煙佛乳銀燈照耀四
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粲然不畏窮屈取土塵
司文衛貴賈文風爲之變晉蕭子雲碑上
曰吾舍神廟監之矣盜衣者有行賊而當死一
問季良增指辨之謂所竊全脊白事師府歸定
言有義事屢聞弟伏者長孺曰此易審爾伏其妻
下聲明出其子限之辭愈堅長孺佯令長曰願聞
國家有詔盡迎之叱謀卒稱殺者東西櫬空森而出
庭無一人叢者相謂曰事至此亦無承行將自解
余語畢事下更確而起者贈威明郎服罪去幕民
子弟質爭步搖於兄者贈長孺曰君非吾民也叱之去
屢忿不獲進往告長孺曰爾固非吾民也叱之去
未發治盜長孺慨然曰受步搖爲職見赴百力
辨敷弗棄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乎謂耶耶兄會呈曰
有因有之力第所貲者惟持至榮之呼其弟曰吾
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逐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

按元史備胡長孺傳之綱字仍仲官被易書其於
聲音平素之說自古獨妙其妙借其書不傳
胡之純
按元史備胡長孺傳之綱字號仲淳甲戌進士
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其後江浙湖廣台
撫元史備胡長孺傳之綱字仍仲官被易書其於
聲音平素之說自古獨妙其妙借其書不傳
胡之純
按元史備胡長孺傳之綱字號仲淳甲戌進士
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其後江浙湖廣台

卑詞致禮請爲主文刷來屢往應之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明來以問禮首薦鄆邵而

李有刻源集行於世當嘉慶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元制局官不與設科治載記者又聲明來慶以爲言蓋朋來之學誣解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儒學者咸推崇之至治中英矣始採用古禮親假冕旒太廟廟意於制禮中事翰林學士七十八朋明來慶止以朋來爲禦末及召而卒年七十有八朋來慶止有正言善惡不形於色委質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謂家

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數靡不精究于太古鄉貢士

卷一

按元史儒學戴表元傳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

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賦，輒不肖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

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

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己未
十二月九日

六十餘執事者處於朝起案用信州教授再調教授
鑒州以疾辭初表冗闕未除文翰風流而詩賦雄

其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惠

天台舒岳祥並以文章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

而故其學博而且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者
而始發問事專壹而獨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

重不妄許與至兀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

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或清奇古淡又去今表元者既後元竟三舍林泉

其體制諸論首取法於麥元者也。麥元取年輪木氣，賢以參撰博士二職，論焉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

古今圖書集成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三百五十三卷

閩奏對稱自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纂修國史至
宋高宗永平事與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二義不忍

閣奏對稱自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舍集修國史至
宋哲宗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

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陞廟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游熙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陞福建以官其兄弟前朝士人，製衣親賜人以異遇焉。游熙所著有《大易法象通鑑》。

周易記玩等書。閻孫有文集若干卷。

按元史儒學陳孚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幼清峻

穎悟讀書過目輒成誦終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統賦江浙行省爲轉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

長考滿謂選京師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會以吏部尚書再使安南選南士爲介朝臣薦孚博學有業節謂詔

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攝禮部郎中爲會副陞辭賜五品服金符以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陞子東曰萬

品級俱金額凡有三十年直日至官兩十七年則百糧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門入會

與爭同館致書請以不廷之罪且責田煥當出
郊迎詔及講新朝尚右之禮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

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其所贈孚悉卻之詳見梁會傳中使還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帝方欲重

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氣頗嫉忌之遂除建德路總管齊治中再遷治中衛州所至多著善政百姓

滿復請爲鄆都特授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
太學三司召選者也直隸諸道等州旱民

大德七年詔遣奉使官撫御行詔選取台州等處海
道運相望江浙行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發粟賑

濟而脫歡察兒性勢立威不鮮民隱事有司動重刑孚曰使吾民日至革死不救者脫歡察兒也遂

第五八四冊 之〇四葉

諸宜撫使剪其不法盡民憲一十九條宣撫使黃

坐其罪命有司至發倉廩饑民賴以全活者衆而孚
亦以此致疾卒於某年六十四天子遣人往視之
不繕共爲詩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雕飾有文集行
於世子達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資任女長嫡適

延慶表其門閥

遇子振

墓城董士林太常禮儀院太祝宗緝之母也未繕造
同里葬戒之行權密院經歷源之母也俱有貞節朝

廷廟表其門閥

遇子振

接元史儒學學官皆故州馮子振其素復與平陽同

乎極敬異之自以爲不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

不記當其爲文也清醇耳熟能倚史三人潤筆以

俟子振採來族裔紙多須刻繢畫難料科識

都美如纂錄傳之法度未免乖刺人亦以此少之

董子林

按元史儒學學官皆故州馮子振其素復與平陽同

冠師事業容齋道藩憲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

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

老歸養尋爲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起慶祐初年

已踰八十以翰林待選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

年八十有五子林所爲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

傳之義與鄉中同輩行而相顧稱後云

董子林

心所以關學聞術者莫不研極其事親孝與人交雋惠

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竟然不與之校中山王

始曰林之厚道謝既深充義交至真爲人濟而獨和

而介君子人也林家前國學者因稱之曰龍闕先生

云

楊載

按元史儒學楊載傳載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後

十不仕戶部員外郎英數廉於朝以布衣召爲翰林國

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錄調領翰林院萬戶

府照磨兼提控案牘延祐初年以科目取士載首

應詔遂登進士第授承奉郎臨邑路同知浮梁州事

遷翰林院學官累擢翰林院推官以卒初美與趙孟頫

在翰林得戴所爲文極推重之由是戴之文名歷主

動京師凡所撰述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爲主

博而敘道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於詩文尤有法度

話者曰詩嘗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宋爲宗

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

楊載

告不報試誌爲文根柢六經後濂諸子百家融會今古
而不露其跡屬風骨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於門其
所爲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託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
八十二

龍仁夫

按元史儒學劉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詒善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

奇過流麗所著周易多發前儒之所未發岳申用萬

者爲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江浙學副提舉皆不

就

備性

按元史儒學韓性傳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宋安陽

朱司徒從侍中魏忠獻王璣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

郎中濟自閩從南渡來於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

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榮華立

身以奇異簡潔著之至翰林待制而卒有譽月集

諸元名善極優異之仕至翰林待制而卒有譽月集

行於世其嫂李桓子許仲都人由那羅達士學還

江浙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鴻江東終餘聲潤學者多

之之任時號重厚醇雅素以所道居自教學者有

之必爲之延譽不已及稱折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

猶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

氏至朱氏明矣無他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心

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犯法哉凡其口授指

畫不爲後高論而義理自勝不苟文之工而不能不

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善

法慶譽日陞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職遺遠邇

色性出無與馬儀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

元更史編著事，故其傳記略稱西漢爲十五歲能紀六經，嘗與弟弘、弟敬、弟彊皆九淵氏之學而未嘗以東漢立業。蓋元自宋李昉等皆尚九淵氏之學而未嘗以明體適用之指掌者及門，其弟所著有讀書工程圖說、子藍以領示郡邑校官爲學者式，仕爲衡州路儒學教授。至第十二年，五七始就學，時叔良教於治平寺，學徒甚盛。卒後居深源縣，改園子號，號忠貞齋。勤於師法，雖耽吟咏，不輕賦筆。其詩尤長於風景，如《送太常博士朱未下》云：「草木知人急，春風送客遲。」又《送子雲歸蜀》云：「草木知人急，春風送客遲。」卒後，子徐貴、順、祁、新、尚等著有春秋本義三十二卷、傳疑二十卷、春秋試問十卷。

程端肅集

按元史儒學吳師道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谿人自
齋外卽知學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湧溢發爲歌詩清

竊復送恩冠因謂朱僕臣後秀祖乃極有志
為己之利居唇齒連環日長月益眷以持敬和之
猶於廣造活人一派務在發揮存之爲是心
益廣造活人一派務在發揮存之而以關學爲
甚務鑿鑿至元末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明達文法
不敢取再調軍國律錄事倅歲民年饑民仰食於者三十三萬口
師道勤大索得米三萬七千六百石
以賑濟民又言官有失轉閭而關東得四萬石
州建德裕尹郡有田七百畝民所占郡下
奉建德裕尹郡有田七百畝民所占郡下
建德裕尹郡有田七百畝民所占郡下

五文圭爲人剛明起善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詳凡天下郡縣治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先臺城一日詣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有二兵變變於五代建義吾征當非不食之地樹使人不知吾基庶無暴骨之恐其後江陰墓蓋發人乃服其先知有繪東坡集十一卷

接元史備學藝文主傳同里有宋容者字友直其先祖以氣質實
祖先舊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至罕漸以西席
學術辟正世爲業著者惟益而已益所著有三山集
著詩續學史傳楚辭又有詩傳旁通發揮朱熹丘氏
之學爲精年五十六卒

接上
周仁榮
接上
余仁榮傳仁字本心谷臨海人父周仁榮
敬孫朱文甫金華王柏以朱熹之學主玉台之上
蔡宗敬孫孫同都楊廷璽王達車若水黃超然朱
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孫書易象占
尚書補遺春秋類潤仁榮承其家學又師丘天瑞論
易體春秋而工爲文拿萬葉著善美化書院山長美
化在處州萬山中人解印仁榮舉行酒飲禮士
俗爲榮後江浙行省掾史邑邑皆呼先生以重
遇之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通直郎修國史實錄
奉旨代祀祿薄至寒楮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
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

接元史儒學周仁傑仁莘弟仔肩字本道以參秋

登延祐五年進士第敘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兄俱以文學名

王夢海

按元史儒學周仁傑同鄉有王夢海者字長文黃

巖人與仁杰同師楊廷陳王瑞豐恂諭解經旨體

認精切善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稱爲節使者葛必

行義著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舉官吏新郡

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

七十四朝廷賜謚曰廉清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

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華海雜錄五十卷

陳旅

按元史儒學陳旅字子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累

以儒學補幼孤貧頹異其外大父趙氏有源

香齋而得之家傳不以爲奇於學有素

於書無所不讀稍得自拔至溫陵從鄭先士傳古直

游聲名日著用薦者爲閩海儒學官選吏中丞馬

惟古祖常使泉州一見奇之謂旅曰子幹閱器也炳

爲留著於此因相勉遊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

集見其所爲文慨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于斯

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

得志爲多與常嘗交口論著所聞間以旅

爲博學多聞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延暉

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請生不忌其去

請於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爲浙江儒學副提學至

元四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遷國子監丞

階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旅於文先奉以

陪以指解有文集二十卷

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醇潔必成

合於古作者不能以倫世好而已有文集十四卷旅

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取處集爲序已其在浙江

時集歸田已數載裁目大止請於行省參知政事李

本魯猶被奉書幣請集主文彙編欲爲問候計乃衝

冒長晝十里訪集於臨川集成其來留旬日而別倦

倦以斯文相勉慇然名將水談焉集每與學者語必

以旅爲平生益友也一日旅舉杯相向曰某其思

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竟既而聞旅卒集

漢懷之

程文 陳將會

按元史儒學陳將會時有程文陳將會者皆名上

文字以文溫州人仕至禮部員外郎作文明潔而精

深集亦多綱之釋嘗字伯穀處州人爲人謹口吃而

精敏常嘗語所詠疏能成碑文辭江津浮薄其氣

焜知也官至國子助教論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仲

李孝光

按元史儒學李孝光字季和溫州樂清人少

博學爲志復古隱居湯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

投學名譽日聞泰不羣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

閩浙廉署至官中胡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

得志爲多與常嘗交口論著所聞間以旅

爲博學多聞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延暉

作郎召與者國朝始置翰林院並同應詔赴京師見

帝於章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賜爵上尊明元陞文

林郎書記丞卒於官舍年五十三孝光以文名負貢

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讀

字文公諱

按元史儒學寧文公諱傳公諱字子貞其先成都人

父挺從吳興今爲吳興人公諱通經史百氏言窮

冠有操行嘉與富民延爲子弟師將半間有叩門

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説厲身屹去之翌日即以他事

辭終不告以其故至順四年發選士第授徽州路

同知婺源州事丁內艱改同知餘州事夏雨公

説出騷亂應歲以有年民頑之以爲別號而攝會稽

縣申明夏浦所治者衆若徵索實松江濱塗田公諱

以病汎不常復必歸與一渠兒科臣臣從之還萬

都府推否未幾後國子助教日與諸生尋析諸種六

館之上其具簡質皆往住岱爲所臣調東秦翰林文

字司印制話纂國史院攝修官以病告疾後召西蜀

子監丞除江浙學提學食金霞山嚴縣司以疾

請公諱平居舊室可歷衣冠者坐惟手記一

冊我其編所著爲所臣題則書之不可書則不

敢遺天地鬼神竊聞斯言其儕儈之嚴如此若述

有所折桂集觀光集辟水集以寄兼玉堂漫藁題中

行篆凡若干卷門人私識曰純節先生

伯韻

按元史儒學伯韻傳伯韻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利魯

氏號軍籍東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慶陽州俗稱生三

戚常以指畫或三或二若爲封者六從弟里

孝標論詩即成誦善表其兄曲出貨經傳等書以

資之日夜不輟精長受業未達上達安黃祖坦曰

此子極信通人非生可比因以所爲氏且名而

具在歸而來之日也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

傳至于百比嗣延以所業就正於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諸殿輒若駕

政院等官職罪訴右郡縣無敢爲貪者復以清右

諸僧寺官祇僧俗有所謂達人道民行童者皆漸常

偷懶役役使民力日甚契期嘉興路爲數已二千

至京師授翰林待制留修金史既事辭歸已而復起

吏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奉旨副賛參知政事士禮交

朝廷是之即著以爲今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

事內病發歸歸歷官臺憲所至以理寬厚物爲已

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爲新進所推重延祐初詔以

科第取士有勸其試者嘗笑之而不應既而侍御

任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多未嘗故入罪以市

至子餘人著其爲學事識解而務質知力踰不精

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實用士出其門不問却其

私恩嘗與五府官法獄咸寧有婦朱娥者東都人通

爲伯顏氏學者至於異端之徒亦往往乘其學而學

焉十八年前南征蔓延河北伯顏召之省臣皆結之

日果究其狀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

爲民爲伍以自保而賊兵至伯顏乃渡漳北行

虎臺審逐僵僵倒刺沙枯留西城人多附焉唐忠

獨不往見倒刺沙便使人招致之即以善親姦鄭大

醫二年召入爲農本翰林文字對金韋闡又示問

曰卿有所著述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

詔預修經典以資國用不令合奏令余象文同侍書

邦人從之者數十百家至歲歲賦減免之有士

生切之以見戒著游以富貴伯顏不屈引頸受刃

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或謂其貌見其

心數孔曰古稱聖人有七竅此非賢乎士乃稱心

其鬼中獲縛而掩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金太

常贈儀院掌諭文憲大常諭曰以城守論伯顏

無疑死之矣可與江州李季衡以風氣論伯

之伯顏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恒並易

以平生有作用之學成陵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伯顏平生營輯六經多所著述

皆嚴於兵

生尚商輕財重義不仕淮海遺惠生九歲日記古經

至數千戶私開鹽井自相詣往住劫因徒競遷卒

勤思乃據其視而移其復之嘵之言公之志及此天

既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曹州太宗時以材授鎮定

濟南等路副推錄稅使因家貧失父卒始從儒先

政廢動司事卽被間相傳連使海道副万户行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纂編經籍典
第三百五十四卷目錄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二十八

明一

朱濂 腹安 朱升 魏觀

劉仲贊

劉三吾

張以寧

朱光霽

趙復

錢學

桂彦良

程徐

方孝孺

解缙

胡廣

金幼孜

楊士奇

楊榮

李善繼

薛瑄

程傑

羅倫

丘濬

王鏊

王廷相

王艮

唐順之

林氏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其明年以失期參贊編

經籍典第三百五十四卷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二十八

明一

宋濂

按明外史宋濂傳濂字景濂其先全華之潯漢人至

濂乃遷浦江

幼英敏善記有鄉先生遺記之細案上

雜書傳記五百言

以指授行接學成浦江先生大

解誦

朱子

老子

釋迦牟尼

孔門四子

孟子

荀子

楊朱

列子

莊子

管子

韓非

孫子

周易

左氏

公羊

穀梁

終四年遷國子司業坐議孔廟典與侍郎蒲安遠知縣莊官以禮部主事明年遷資善大夫皇太子一言勸諭官以禮法風憲使歸于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

典事必供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皇太子每啟答嘉祐吉必無師父云帝制得封功臣名廉威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歷據漢唐故官學置其中而委之之嘉慶慶降帝問吳許之對曰受命不十天于其業不足足就漢高文辭乃往就吳學已許柳質黃君之門兩人皆大儒承襲濂自謂不如九牛正中為授翰林編修不行人龍門山中苦讀踰十年太祖取婺州召見濂至金陵復有以劉基章袁采珠者乃使使以書幣徵濂等四人濂數日召聞大亂極而真人出斯其時矣遂與基等俱入見於江南

學府備學兼命訓義中司馬端論黃老事命濂講學

歲省起東南負重名基雖有奇改奇而濂自爲儒

者俱戒嚴基遂佐布中謀濂亦首用文學受詔特

作左右備顧問召深眷私於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

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适中下可

定也太祖卻諱口釋黃石公二略濂進曰尚書一

典三謀帝王大器由其盛衰意謂明之已論賓

將焉用之太祖悉然善久之以疾告歸太祖與太子

並加勞賜濂上臺謝并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

德懷業以副天下之望太祖嘗喜太子爲語

書喜札褒答焉洪武二年充元史總裁官除翰

閣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其明年以失期參贊編

親製百簡濂昨飲酒奉坐客爲誰何物濂具以實

對帝笑曰誠然卿不張帆就名聞臣蒙否惟舉其
善者曰善者與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王
事茹太素上書萬餘言帝怒閱廷臣或指其書曰此
不敬此辭語非法法問讓對曰彼盡忠于陛下耳陛下

制作謹所裁定者居多其崩年卒于萬年七十二
治九年四川巡撫馬俊奏濂真儒道達作可師輔
戴多功輔導著績久死遠戍幽壤沉淪乞加錄籍
聽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謚文憲

安論前代興亡本末安言變亂之原由于驕侈常曰居高位者易驕驕失後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惡言不聞侈則奢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趣也安曰道不明邪說害之也帝曰言甚當又嘗論學術安曰道不明邪說害之也帝曰

終無一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每庶民見必敬坐含茶
每旦必令侍膳往復諮詢常夜分乃罷寢不能飲帝
嘗嘆之至二鶴詩以成帝事大儒張衡製賦詩一章
命詞臣賦詩以詠甘棠子渴渴以飲君
曰此能奪人延年願與共之又詔太子陽嘉良馬
復爲製白馬歌章亦命侍臣和焉其麗得如此九
年進士子承旨樂史制詰如故其明年致仕歸鄉
角問養年幾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歲次癸卯三十
角出迎安謫智曰龍委鳳靡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
矣太祖名與諸女安進曰汝內相常蒸蒸然爭立功
屬邑招子女安五服有娶歸叔叔安下下心代天公
江漢之北人皆知我心悅服我安之不疑天下公私
足平也太祖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自金陵古帝
王都取而有之無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太祖曰
吾善而參舉授方司員外郎智太平知府眉智太平
伯裕年八十餘卒官安化充克建淮郡中太祖

年百歲可也。凌遲首謝，又明年來，距今十三年，以
是長安我輩，欲盡還望，而明一季，上所用數字
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
得其本末，凌遲首謝，問人者何如？對曰：臣愚
略不如劉基，學廣不如朱雲、治足不如徐良，
才不及李衡，不知宋、朱治之才，不逾安矣。故
祖命印黃州，指授諸儒，以業其生事，抑抑成
之，則其後有若此者。

正道不盡天下何從治安無事首尾一脉不苟存所言可謂深于考據
探其本矣安事帝十餘歲諸儒最苦及官侍從費心
愈甚御製門帖子以賜將士家之御史政安應國公
帝詰曰安章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道路帝大怒
立黜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官即有失宜宣
假帝卒不聽既又命安為戶部員外郎兼都察院
撫按江初卿都察院副都僉事王道及參議周得益
多遷入翰林參掌漢論江西上蒞地接壤莫如朝奉
諭帝不許至江西政務益著其年卒于官吏廟草上
時務十二事帝義爲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所學
尤長于易業蓋著神方國初之議諸禮也未深以处
處家其率業安鑿定大紀禮善用安讓於神施因
龜同房送禮朱升五祀禮舊高亮會列廟具祝祭然
魏觀草碑與後復有改易語在祖榮志追謚文

深漸滲透與古作者並在朝廷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
朝食宴享律曆冠衣之制四營貢獻實勞之係旁及
元勳立碑記勒石之辭天子悉以委兼善推爲開
鉤輶州隊人定兵政督修吏人拒守援兵至敗去
將欲盡屠從死者安曰民爲所魯奈何數之不詳
祖嘉安功賜詩號美州民建生祠事之莫元初置

正道不遺天下。何從治安論也？陛下所言可謂深識其本矣。安帝十餘歲，諸儒最尊，及官侍從，愈懼，御製門帖子以賜將士，人之御史政言安應論，帝詰曰：「安帝有此且若何？」知日聞之道，帝大怒，立黜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官，即有失宜宣，假帝卒不聽，既又安為之行百寮祭享，政事之歸，淮濱流俗，又與漢王道、陳平、樊噲益甚。」多徙入翰林，咸譖論之上，甚譖毀莫如郭。帝不許至江西，政稍懈，著其年卒子官失奏，立時落十二事。帝義爲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安所，所長于易，兼諭神方國初之議，諸禮也。未盡以外觀家居，其儀率安，裁定大祀禮，請專用安禮，除祿祿田，皆因秦置，朱升五祀，祿舊高，朝會列坐，君視祭，魏觀、周顥後復有故易語，在祖榮之追謚，又文思。

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賓使亦知其名數間先生起居悉無恙否歸安南不日奉至求全閣文集方學者爭稱爲學術安南以至平昌翁所著詩集譽不逮斯焉而一代精英

希詰曰安寧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路道帝大怒
立贊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官即有失宜宣
使帝卒不聽既又命安為山西道行參軍尋改政事
郎淮江州尹又拜陝西行參軍尋拜益州通判处
多遷入翰林咸淳論江西上蒞地接撫莫如荆湖
諭帝不許至江西政績著其年卒子官失刺草上時
嘉十二事帝嘉爲文以祭追封始執郡公安所歷
尤長于易僅見若神方國初之議諸禮也未深以外
觀家居其儀率安裁定大紀禮善用安議除裕昌
殿院兼資糧使司升五福禪崔亮朝會體制具視
魏朝典制而後復有改易語在祖榮志追述文獻
意同

思慕太祖善之遷考功郎中直起居郎注渝曰史官直筆唐太宗命史官建威事以公天下子行實同再拜受旨洪武元年典侍御史文原吉起居注魏徵等銜行天下訪求賢士還進翰林直學士精選侍讀學士帝御下殿御史丞劉基日古者公卿有罪監木加劍詣講堂自裁所以昭廉恥存國體也同侍御史戴記及賈汝亨以進因切責之帝謂同僚色之害于燒毒前半率以此敗亡制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承式尤不可不慎同因舉成湯不選登位垂裕後足以對其祖諱多類此同年進士尚書六年爲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同纂仁吏部國家文章制作之事仍屬製定皇帝手批與學士李裕鳳定憲員先師樂章又上言陛下瀕江已來每討平定之頤氣治道之深雖有紀載尚未成文乞編目曆以備後世帝從之明日召與宋濂爲副官吳伯宗等爲纂修官進年大中令解所起兵歸奏至洪武六年征役次第禮樂刑政委臣功臣過四百記錄之額共一百卷藏在金匱閣在秘書監同等又言日屢祕天府人不得見請詔唐虞觀政要分輯聖政宣示天下帝從之同等乃分四十類自啟天至制體夷凡五卷名曰明寶訓嗣後凡有政策史官日宜眷訓導歲爲人君委劉基皆稱翰林典誥奉命校正春秋本末十五年升禮部尚書帝以天下郡縣並建孔廟而祀止京師典禮未備命仲惟誠之仲惟誠乃良儒臣奉定移寢禮儀備行天下學校尊崇教育秋仲月祀孔子如儀時國子學新成帝將行釋菜侍臣曰言聖人也但宜再拜帝曰孔起承旨辛同以文章嘉之任禮部尚書御史孔明道德以教後世其可以職位者耶昔周太祖如孔子廟拜左右曰孔子宿周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何敢不拜遂再拜今朕有天下收時贈禮部左侍郎諱文惠

按明史朱升傳升字允升休寧人少師同里張孺直善律義世故實同再拜受旨洪武元年典侍御史池州学正講授有法學者芸集舍齋黃公遠起隱石門草志著書數遊去逾八十日嘗太祖下徵州以鄧愈薦名聞務升對曰高梁舊稱稱王本祖義之遂參密議典禮官程悉預執筆吳元年授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年老特免朝請尋進學士洪武元年定宗廟時宰之禮命與諸儒修女誠采古賢后妃事可法者繕之立官署功臣制詞多升擬時稱其兵核論年滿才四十年十二月自幼好學至老不倦尤邃於詩書喜先儒作傳注求以明辨也俗學者雜謂經注傳疏文斷句百慮不破乃作序言注雕版刻述子爲訓合詒則極達成章備約精義者無愧林先生

劉仲貴

按明史劉仲貴傳仲貴字子衡山浦圻人元季隱居浦江下武昌被授平江州學正選國子助教再選湖濱按察司僉事兩淮都轉運使入爲起居注命偕吳子裕奉表求遺賢于四方洪武元年建大本堂待太子設書及授諸王經未竟命偕夏原吉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所舉多採用轉太常卿寺司記典稱旨改侍講學士尋遷祭酒四年延試典博士括吾等推舉王儒爲講官吳伯宗等宰事祀孔子禮以時奉養能兩盡其才名爲禮部主事五年出知湖州府建榮公祠湖南王行裕用威典教授禹鍊之定儀師王齊滿呂張羽輩司經史徵耆董周壽禪楊茂林文友行希微齋講課爲天下最揚四川行省參知政事以部民乞留命延蘇松浙治張士誠歸以爲虜悉至都水行司觀以地派居治舊有治樹桃源水利或耕觀與號號之命致然終非御史張溫嚴其事以開進被誅專辱之命致然終非

劉三吾

蘇憲常草亦死之三吾避兵廣西行省承旨授靖江
教授遷儒學副提舉明兵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
八年以茹瑞薦召至年七十三矣奏對稱旨授左贊

吾名還卒，琼未果初教。還起刑部檢査，那人楊士奇、嚴嵩、魏景蒙無所攀援。宣德中，以檢討掌助教事，卒之。

善累遷翰林學士侍講。天下初平，典章間略，帝銳意創作，而宿儒凋謝，得三吾，慨然一切禮制及三場取士法，多所刊定。三吾博學，善屬文，帝稱其大誥命。三吾卒，共苞主政，亦令其子勤修省躬，錄書卷首，題之曰“通

志船集要諸著者設其事書成鷺草房序書曰
厥觀天象坐望間有黑氣今消矣文運其與乎鄉
等宜有所造作以備底急是帝製詩時屬和嘯
語以新鮮押韻新參列彷彿前興草賜坐處
與江蘇文書隔三老而禮遇尤重二十三年秋晉
子雲更部初憲陵園博士未竟復往至北
子雲初歸南陽因賦詩曰子雲不至北

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燕王英武似朕立之何如三晉進曰皇孫富世適之子子效承宗道統祀也卽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帝不答大哭而罷太祖

孫之立二吾有力焉三吾爲人慷慨不苟城府自號坦坦翁至臨大節屹然不可奪部尚書趙衡者三吾嘗也生滅死三吾引退許之未幾又復學士三十三年偕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試榜發秦和宋雍第一

北士無預者，琮善易學，登第官檢討，然語人曰：「餘適當有厄。」其寢乎既而諸生上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講張信等覆聞，不報。旨有言信等故以西番呈是，由二吾等薦之，而吾空怒信等。論列此元。

吾以老成邊悰亦遣戍帝親賜策間更試擢六十一人皆北士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建文初二

石光蘚
按明外史張以寧傳石光蘚字仲濂婺州人。讀書五行俱下洪武十三年以明經舉授國子學正進博士。作春秋鈞元能傳以寧之學。

趙似

年徵至論經史實申古今除國子博士帝御奉天殿

名駒等曰。尋學必孝父母。母以儀恭奉養。叔以正直。十三經論不天下仰戴國策。反除隱謫。上諭書勿列。定宮明經。猶擢著善報者。至十五人。命假師教。以古文等授擢著善報者。等入掌說書。一掌說書。皆見用九年。御史臺言博士假以詩經教。均四年。其弟子多爲方正重臣。及持節各部省。每年遞應車馬。請講督教。乃進假秋衣。翰林院待制。實竹牘內帑。治製宋梁等同官監。諸生千餘人。送之卒年八十一。

請聲嚴殿外左石驚愕帝嘉其朴誠將悉國子生將
考等爲給事中車人張義爲之師等舊修營者皆華堂命
李良及朱乳潭孔爲之師等舊修營者皆華堂命
對必以正室每稱善至書其語揚優儕七丈長至詞
臣撰南郊祝文用予字希爲不敬彥良已成漫
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
古有此言帝色驚曰正字音是也遷庶府右侍郎
文開之彥良入奏當帝曰南有大風猶難
人對曰臣不如朱
彥良至晉襄格心園戴士後更王廟官制改左史史
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帝曰彥良所策過達事體有
裨治漢世謂備者名古不過今者彥良可謂過備矣
十八年請歸卒薨王時追謚榮裕帝聞初特重
之

師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李
陳南賓蕭岐等皆宿儒老生

按明外史錢唐傅唐寧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科第授刑部尚書一年詔立廟春秋火葬處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追祀者大抵上流

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其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徐亦力爭之帝不聽入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憲諸侯廢言謂

杜彥良

按明外史桂彦良傳彦良名德傳以字行慈善人莫不愛之進士爲包山書院山長改平江路學敎授龍溪先生張誠方固珍交辟不就洪武六年徵詣公車以白衣賜宴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文彙良就義帝前

唐陞立而議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名口以

古聖帝之遺陳於陛下不覽不爲居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憇賜飯卽金
徵園未幾謫壽州卒

程裕
據明外史錢唐傳程徐字仲能鄧人元名儒端學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由校書郎歷官兵部尚書致仕明兵入元都委金抱一歲兒與女匿赴井死漢

武一軍偕危急等自北平至京投部告難，康煥曰：「古今祀典，獨社稷三重至，孔子通祀天下。」社稷者，生民之本。一皇者開燭之上而孔子者，萬世之師民非私設。三皇則無以生此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漢高祖、晉書所載，皆發揚五常之道德。而經義範古，百世垂人，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愈不斂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覆教天下，祀之則祀其人，祀其人則祀其道也。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德，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尊人心扶世教也。若謂孔子之神不能一日盡敵天下之祀，則三皇后復亦有人鬼仍得偶也。何嘗言於春秋仲伸「上一遭禮祭於丘林廟仲伸」也？祭於丘林廟仲伸，我祭於仲述，明學令天下。府州縣於季丁通祀焉，既說之矣。殺之節無輕殺，崇功報本之道無遺，不聽。三年陞尚書卒。徐公通賦賦文工詩有集遺傳於後。

方孝孺

按明外史方孝孺傳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華陰人也父克勤洪武中僉史自有一傳孝孺生時有大星墮其所幼聰敏雙眸炯炯如電讀書日盈十鄉人目爲小蠻子年十四五從父宦遊齊魯間覽古聖賢遺跡慨然